

网罗天下

## 哈佛大学曾解散地理系

■袁涛

1948年,哈佛校董会上宣布解散地理系,哈佛地理系的倒下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地震。这是哈佛大学300多年历史里唯一取消的学科。

为什么哈佛要解散地理系呢?是不是因为地理系太烂了,影响了哈佛?当然不是,哈佛的地理系可是全美历史最悠久、师资力量最强、领域内最权威的学科。

而解散原因还要从说头说起。现代地理学是地理大发现时期之后逐渐出现的,西方人的足迹开始遍布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大家越来越感受到地理世界的奇妙。在早期,探险就是地理学的主要活动,比如现在那本很出名的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还依然保持着探险的传统,上面可以看到各地的风景,千奇百怪的生物。

后来,人们发现不同地方不仅地表的自然要素不一样,而且与人相关的种族、社会、文化等人文现象也有很大的差别,于是地理又逐渐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但这两派内部斗争一直不断。

1939年,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出现,就是哈特向出版了《地理学的性质》一书,以他为代表的区域地理学派提出,地理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区域差异,区域的独特性是地理研究的核心。在这种环境下,地理学就在以严谨而闻名的哈佛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地理学流于表面化和描述化,哈佛的校长James Conant更是在多种场合下表示地理学不是一门大学学科。

所以问题就已经很明确:一门核心是描述不同地方差异、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学科,被科学界扫地出门也很容易理解了。地理学确实有先天不足,与其他学科的较量中处于不利地位。

“哈佛事件”的发生,是当时地理学问题的一个缩影,后来,不仅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的地理系大受冲击,甚至英国、加拿大等地理学强国的地理系在大学的地位也受影响。

出现了这样的学科危机,自然就会有人勇敢地站出来。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是

Schaefer教授,他发表了著名的“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一文,揭开了计量革命帷幕,提出要将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引入地理,认为地理学的本质和所有科学一样,在于寻找客观规律,而知识的建立必须从经验中来,在实践中验证。

1969年,国际性计量地理季刊《地理分析》在美国出版。不过计量革命最终在构造假设、建立模型和发展理论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76年计量委员会撤销,计量革命以失败告终。即使如此,在当时至少“救”了地理学一命。

上世纪80年代,类似的危机再次出现,经济不景气导致各大学研究经费紧缩,地理系再次成为冲击对象,地理学迫切需要某些新的改变。

这一次的改组是以一个崭新的地理系的崛起为标志,即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

UCSB的地理系只有30多年历史,比美国大部分大学的地理系都晚,但是这个系不到20年就成为了世界一流。关键是UCSB的地理系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方面独树一帜、特别出色,GIS和RS的应用推动了新的地理学革命。

终于,50年后,2006年,地理学又一次回到哈佛。在美国地理学会地理信息系统(AAG)和哈佛大学的帮助下,哈佛大学成立了地理分析中心,因为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地理学的空间思维有助于很多复杂科学问题的解决。今天,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美国常青藤名校也纷纷建立了GIS和RS相关的研究中心。

新的技术方法使地理学重新焕发了生机,也进一步推进了地理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现在的学科地位自然是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其理想地理学的这段历史,真的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文章参考了南大小百合网《地理系在哈佛的灭亡与计量革命》,在此表示感谢。)

(http://blog.sciencenet.cn/u/yuantao)



图为博物馆开放日的现场

## 科学的名义

■陈华燕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当天,科学家和科学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科学游行”(March for Science)。同一时间,全球逾500个城市参与到了这一科学游行之中,目的是向全球呼吁无政治干扰的科学自由,并倡议社会各界为科学和基于证据的科学研究发声。

如果说热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的是一批检察官以(或为了)人民的名义而反腐,那科学游行则算是科学家和科学支持者以科学的名义而反对反科学。科学游行获得众多科学家的拥护,理由简单而不幸:科学和基于证据的科学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支持。

例如,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幸的事实,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甚至连科技强国美国都要削减研究气候变化的经费。但科学家和科学支持者认为,科学是要紧的,人类的未来是要依靠科学的。正如一些游行打出的标语,“或许科学无法解决一切问题,但很多问题是靠科学解决的。”

作为科学工作者和科学拥护者,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总得为科学做点什么。在成千上万的科学家走上街道游行的同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SU)的生物多样性博物馆(研究型博物馆)向公众打开了大门,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开放日,邀请公众走入展示馆、实验室和办公室,向他们介绍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以及研究是如何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今年博物馆开放日的主题是“生命之网”(Web of Life),即我们研究的各类生物是如何相互联系、环环相扣成网状的。这个主题与全球科学游行的意义似乎不谋而合。

全球的科学家们就是一个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犹如生命之网中各类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集体为科学发

声,才能更好地让科学得到尊重和支持。公众不了解或不相信科学,科学工作者更应该向公众传播科学。科学不只是阳春白雪,科学应该走出实验室、走入公众。多一点正确的科学宣传,就会让更多人理解科学。这或许就是博物馆开放日的初衷和意义。

作为昆虫标本馆的志愿者之一,我主要负责讲解一些昆虫展示的知识。在讲解的过程中,再次深切体会到科学传播的重要意义。一些对专业人士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知识,但普通公众或许闻所未闻,一点简单易懂的讲解或许就让不懂的人支持甚至爱上科学。

例如,茶翅蛾(Halyomorpha halys)是从东亚入侵到美国的一种臭虫,近年来给美国很多农作物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这种虫子不仅危害作物,还常常爬进民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但很多人参观的人只知道臭虫很讨厌,并不知道其更大的危害。我先介绍了这种虫子的基本情况,然后结合自身研究的寄生蜂,介绍了我们可以怎么利用寄生蜂来防治这种臭虫,而不是采用农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生物防治的概念,觉得很长见识。

与公众交流科学,不仅能让公众了解和支撑科学,公众的一些观点也许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启发。自两年前喜欢上虫子的摄影后,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拍摄的虫子照片做一个网页,介绍当地各种常见的虫子,但迟迟未实施。

这次有位大叔就与我抱怨说,他也拍了很多虫子的照片,但是却不认识。OSU的昆虫系在全美也算是排在前面的,没有一个面向普通大众的介绍虫子的网站,确实是个遗憾。或许是时候跟老板聊聊建立一个这样的网站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huayanc)

## 穷人孩子要不要读研读博?

■黄旭

最近我在浏览网站时看到一个求助的帖子,大致内容是:一位大四学生,大学四年一直都是专业前三,在校连续三年拿到国家励志奖学金,可是考研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很想调剂学校继续深造。虽然爸妈支持,但因农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爸妈老实又不受亲戚邻居待见,怕给家庭造成经济负担。纠结是找份工作赚钱为家里分忧,还是继续深造读研读博。

说实在的,我看到这段文字还挺扎心的。我也是农村孩子,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纠结难眠。那段时间,到夜深人静,我总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清楚地回荡在脑海中,否定又肯定,循环往复。我不想多年后遗憾,如今我站在读博的战场上,有迷惘有坚定,很想结合亲身经历,剖析一下贫苦人家的孩子要不要读研读博的问题。

我了解到复旦的本科生中只有十分之一左右来自农村家庭,也深切地意识到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不客气地说,贫苦人家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一个小时候玩泥巴的孩子怎么会和从小钢琴的孩子有同样的发展空间?教育

贫富分化严重。可即便是这样,还是能看到很多贫苦出身的孩子非常优秀,因在他们光环的背后,有常人无法想象的汗水和分外惊人的坚持。苦难不是农村孩子停下脚步的理由,相反,它是一种恩赐,关键是有没有一颗改变以及为之卓绝奋斗的心。

据我的经历和观察,现在农村风气很浮躁,金钱至上的评价标准与读书无用论横冲直撞,究其根本原因,我认为还是贫穷闭塞造成的愚昧无知。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没有家庭的支持下,读研读博不能提高你的上限,上限取决于你的天赋;但能提高你的下限,下限取决于你的努力。总的来说还是一种稳妥地改变命运的方式,至少未来的生活会好于父辈。

然而,你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读研读博不会使你拥有权贵,拿到学位还只是一段非常艰辛的历程,与本科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经历。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求学经历中能很磨砺心性,在知识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是一笔终生无可取代的财富。我总结出5点:1.可以培养独立人格,敢于坚持己见;2.可以开拓眼界和思维,站在更高点;3.可以增强意志力,勇于承受挫折;4.可以深度认知自我,找到合适的定位;5.可以增

加人生的厚度,富有底蕴。

如果你决定继续深造,在这之前真的还要考虑自己内心的想法,衡量一下自己适不适合做研究?做研究是需要俯下身于沉下心,吃得了这份清苦;所谓高处不胜寒,你钻得越深,周围的世界就越狭窄,未来会从事的行业就越专一。这是一种脆弱的谋生方式。

贫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在我看来不应该目标太高追求过多。我也见过太多的研究生盲目跟风期望过高,丝毫没有预料到困难程度,当他们面对真实的生活后,心理产生了巨大落差,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如果你喜欢自己所学的,之前接触过研究又有继续往深处做下去的意愿,那么我选择知名高校或是中国科学院系统,除了师资力量相对较好,研究生待遇也还算可以,不用过于担心经济问题,会有更多的精力用在研究上。

我佩服这样的人,也极力想成为这样的人:他们走得远,不是因为走得快,而是因为一直在走。就在这一直走的过程中,总会有束光足以穿透生命中的黑暗。

(http://blog.sciencenet.cn/u/skyscience)

## 梦断“研究生”

■周健

国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介绍册子。

借助字典反反复复看了一些感兴趣的内容,尽管是半懂不懂之后,我还是给英国利兹大学的纳菲尔德卫生服务研究所发了一封求学信。过了两个月,他们还真给我回信了,同意我去读书(MA,卫生管理计划与政策)。基本弄懂了注册须知之后才明白,这是需要自己承担学费的。那个时候,自己既无资格、也无能力考取公派留学,工作单位也无力支付这笔学习的费用,所以这封学校的来信最终也就成了个人档案中的一纸文书。

此后,因为工作调动的关系,我从卫生局转到了医院工作。一次,一位中医学急救医学专业的教授来医院指导工作。闲聊中,教授谈起了他的一个科研项目,一个治疗中风的中药的研究。教授声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谈到了研究思路,设计创新,研究进程等等。其间,我也表达了一些对中医学以及教授的科研项目的认识和理解。与教授两个多小时的交流,正应了一句话:交谈甚欢。临别时,教授握着我的手说:“如果我们能早几年相识,你一定该来报考我的研究生。”

斗转星移,时间到了21世纪初。我有机会参加当时所在城市卫生局和华西医科大学开办的“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两年之中,完成了十多门课程的学习,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新的理念和新的方法,受益匪浅。最后,

因为难以通过英语考试和缺乏学士学位,无法进入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程序,只能拿到一个《结业证书》。尽管如此,在学习期间,自己还是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篇学术论文,10年间有40多次引用。

至此,我的研究生之梦算是彻底结束了。尽管“研究生”无望,但人生之旅不会停息。长期以来,我秉承“想到说到做到,规范系统专业”的初衷,不断前行:轻松胜任工作,偶尔研究些问题,不时还发表些论文,努力回馈社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多年以前,我已成为所在医院的主任医师、国内一所“211工程”大学医学院的兼职教授。

回顾这些人生故事,也给自己带来一些感悟。一是第一学历确实比较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能影响到你人生的进程和发展;二是低学历难免自卑,但不能自暴自弃;三是低学历者可能更需要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掌握实用的自学方法,不断学习工作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技术;四是低学历者应该认真学习科学思维方法,勤于工作实践,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五是培养自己的自信,就像那句广告语:我能。一般说来,学历和能力可能是正相关的;但是,有的情况下也可能完全不相干。

(http://blog.sciencenet.cn/u/j6789)

观点

## 做科研需要“疯狂的痴情”

■侯沉

依我浅见,国产电影中排名第一的,绝对应该是《霸王别姬》。一般来说,很少有电影能高于原著,但《霸王别姬》电影版的精神境界却远远不是小说版所能企及的。

依我浅见,这电影的主线就是一个字——“痴”。程蝶衣对京戏艺术的“痴”,也就是段小楼嘴里的“不疯魔不成活”。可惜大多数影评都只注意同性恋情了。

程蝶衣在段小楼和菊仙的新婚之夜发飙,很多人的解读是其对段小楼的同性恋情结。依我浅见,此论大谬不然。从影片一头一尾的两个情节可以看出程蝶衣内心念念不忘的是京戏,而不是什么同性恋;段小楼应该专心唱戏,不要因为女色而耽误了艺术。

这“疯狂的痴情”,我还在另一个人身上见过。他就是——剑神西门吹雪。

古龙说:“能够被人称为剑神的人,除了他的剑术已经出神入化之外,还要有一些必要的条件。那就是他的人格和为人。我总觉得要作一位剑神,傲气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就凭着这股傲气,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生命视如草芥。因为他们早已把生命奉献给他们所热爱的道。他们的道就是剑。他们既不求仙也不求佛,

人世间的成败名利,更不值他们一顾,更不值他们一笑。他们要的只是他们那一剑挥出时的尊严与荣耀,对他们来说那一瞬间就已是永恒。为了达到这一瞬间的巅峰,他们甚至可以不惜牺牲一切。”

而这不正是做科研所需要的精神吗?西方有很多科学家,尤其是老科学家,已经功成名就,弟子满天下。如果不努力工作,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努力工作,他们也不可能更上一层楼。可是这些老科学家还是和年轻时一样,学生都困得睡眼惺忪了,老头子还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仪器。

我的博士后是在美国圣塔菲研究所做的。有一次金融大鳄索罗斯有意向我们所捐款。我博士后的老板,以所长的身份会见了大鳄。会谈还有其他人,我老板谈着谈着就走神了,想起了头一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忽然灵光一现,有了一个想法。这老头居然抛下金融大鳄和一群客人,借口有事,跑到自己办公室,锁起门来,演算了半个多小时的公式,然后再回去会谈。第二天,他得意地给我看黑板上的公式。

中国人做事很少有“疯狂的痴情”。有,但是

少。中国人的典型形象是苏东坡、令狐冲。令狐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金庸自己说的“无可无不可”,苏东坡则是“胜固欣然败亦喜”。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形象,说好听点就是潇洒、随缘,说不好听就是慵懒。

其实,我自己的性格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无可无不可。苏东坡、令狐冲和西门吹雪都是我的“楷模”。但我也很佩服程蝶衣、西门吹雪。

这两种性格都有利有弊。利处不用说了,弊端也显而易见,比如程蝶衣给日本侵略者唱戏,西门吹雪把生命不当一回事儿。那个谁谁谁为了做实验,把妻子儿女撇在一边……

嗟夫,吾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哦!不对,背错了。我是说,嗟夫,吾尝求古圣贤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亦不狂热,亦不慵懒。

圣人落于因果,但不昧于因果。就我的理解就是:做而不求。要干就好好干,一心一意地干,但是不执著于结果,不执著于回报。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http://blog.sciencenet.cn/u/quzhizhuo)